

南华真经口义卷之二十四

<p>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，偏得老聃之道，北居畏垒之山，其臣之昼然知者去，其妾之絜然仁者远之，拥肿之与，鞅掌之为使。居三年，畏垒大穰。畏垒之民相与言曰：庚桑子之始来，吾洒然异之；今吾日计之而不足，岁计之而有余，庶几其圣人乎。子胡不相与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乎。庚桑子闻之，南面而不释然。异之，庚桑子曰：何异於予。夫春气发而百草生，正得秋而万宝成。夫春与秋，岂无得而然哉。大道已行矣，吾闻至人尸居环堵之室，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。今以畏垒之细民，而窃窃焉欲俎豆予于贤人之间，我其杓之人邪。吾是以不释於老聃之言。役，徒也。门人，也。偏得，独得也。臣，仆也。昼然，分明之意，絜然，慈柔之意。拥肿，钝朴也，鞅掌，犹支离也。洒然异之者，言见其潇洒有异於人也。岁计有余者，久而有益也。尸祝社稷，只是敬祀之意，四字轻重一般，如此下语，皆是其笔端鼓舞处。南面者，必其所居向南。不释然，不乐也。春秋之所以得而然者，天为之也，故曰岂无得而然哉。大道已行矣，大道，自然也，此盖自然无心之喻。尸居环堵之室而自托於猖狂，与百姓为一人，皆不知其所行为何如，故曰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。如亦往也。言与世相忘也。俎豆，犹言位置也。杓，小器也。必我浅而易见，故人得以知之，如释氏言我修行无力，为鬼神觑破是也。不释然於老聃之言者，恐负吾师之诲而不乐也。曰：不然。夫寻常之沟，巨鱼无所还其体而鲋鳅为之制；步仞之丘陵，巨兽无所隐其躯而满颡櫓祥。且夫尊贤授能，先善与利，自古尧舜以然，而况畏垒之民乎。夫子亦听矣。庚桑子曰：小子，来。夫函车之兽介而离山，则不免于罔罟之患；吞舟之鱼矜而失水，则蚁能苦之。故鸟兽不厌高，鱼鳖不厌深。夫全其形生之人，藏其身也，不厌深眇而已矣。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称扬哉。是於其辩也，将妄凿垣墙而殖蓬蒿也，简发而栉，数米而炊，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。举贤相轧，任知相盗。之数物者，不足以厚民。民之於利甚勤，子有杀父，臣有杀君，正昼为盗，日中穴坏，普回反又音裴。吾语汝，大乱之本，必生于尧舜之间，其未存乎

千世之后。千世之后，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。鯢鳅虽小，可以主寻常之沟；满虽小，而可以主步仞之山。此言地无细大，皆有所尊也。先善与利，言名出则利入也。尧舜之时，其於贤能亦然，言人有贤能之善，则人必尊敬之。今畏垒之地虽小，而其敬贤之心亦与古同，谓夫子当听从之也。函车吞舟，函亦吞也。介，独也。殒，流荡也。此喻名见於世能害其身也。全其形生，长生久视者也。藏身不厌深眇，欲遁世而无名也。二子指尧舜也。以尧舜为辩，犹垣墙之上将欲种草，无此理也，谓引证失其宜也。简发而栝，数米而炊，形容其屑屑容心之意。举贵必争，以知为任愈诈。之数物者，言以上数事也。民於利甚勤者、言为生甚苦也。阨，墙也。日中穴墙，即昼为盗也。千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，谓天下之息自尧舜始也。南荣趺蹙然正坐曰：若趺之年者已长矣，将恶乎托业以及此言邪。庚桑子曰：全汝形，抱汝生，无使汝思虑营营。若此三年，则可以及此言也。南荣趺曰：目之与形，吾不知其异也，而盲者不能自见；耳之与形，吾不知其异也，而聋者不能自闻；心之与形，吾不知其异也，而狂者不能自得。形之与形亦辟矣，而物或间之邪，欲相求而不能相得。今谓趺曰全汝形，抱汝生，勿使汝思虑营营。趺勉闻道达耳矣。庚桑子曰：辞尽矣。曰奔蜂不能化藿蠋，越鸡不能伏鹄卵，鲁鸡固能矣。鸡之与鸡，其德非不同也，有能与不能者，其才固有巨小也。今吾才小，不足以化子，子胡不南见老子。托业，言受学也。及此言者，欲及庚桑子之所诲也。具人之形，其心耳目皆同，故曰吾不知其异也。人人有此心而狂者不自得，亦犹盲聋者之无所见闻也。辟，开也。我之形与人之形，亦皆开明而无所蔽，而我乃为物欲所间，我欲以心求心，愈不可得，故曰欲相求不能相得。我方求心，了不可得，而夫子谓我勿使思虑营营，若於此勉，以求闻道，亦庶几其能达乎。趺为此言，未有脱离处。庚桑子更欲点化之，而未尽其言，欲指其往见老子，故曰辞尽矣。盖托为谦言，非果辞穷也。奔蜂，小蜂也。藿蠋，豆中大虫也。越鸡小，鲁鸡大，鹄亦大鸟也。小蜂不能咒大虫，小鸡不能覆大卵，此喻其力量尚小，不能点化汝也。遂使之往见老子。南荣趺赢粮，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。老子曰：子自楚之而来乎。南荣趺曰

：唯。老子曰：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。南荣趯惧然顾其后，老子曰：子不知吾所谓乎。南荣趯俯而暂，仰而叹曰：今者吾忘吾答，因失吾问。老子曰：何谓也。南荣趯曰：不知乎，人谓我朱愚；知乎，反愁我躯。不仁则害人，仁则反愁我身；不义则伤彼，义则反愁我己，安逃此而可。此三言者，趯之所患也，愿因楚而问之。老子曰：向吾见若眉睫之间，吾因以得汝矣，今汝又言而信之。若规规然若丧父母，揭竿而求诸海也。汝亡人哉，惘惘乎。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，可怜哉。 趯方独见而老子以为与众人偕来，正释氏所谓汝胸中正闹也。忘吾答，因失吾问者，言其心茫然失所问答也。去其知而不知，则人以我为愚矣，朱，专也，朱愚，犹颡蒙也。若有心乎用智，则反为我身之累，此意盖谓无心既不可，有心又不可。即释氏所谓急么也不得，不恁么也不得。其言仁义处亦同三言之患，其疑即一也。若，汝也。见汝眉睫，已知汝为未知道。今观汝言果然，故曰，又言而信之。规规，蹇浅之貌。揭竿而求诸海，言求无於有，茫乎而无归着也。亡人者，失其本心之人也。惘惘，忧愁不自得也。欲反情性而无由入，言欲见自然之道而不可得，亦可怜惘也。 南荣趯请入就舍，召其所好，去其所恶，十日自愁，复见老子。老子曰：汝自洒濯，孰哉郁郁乎。然而其中津津乎犹有恶也。夫外鞮者不可繁而捉，将内撻；内鞮者不可繆而捉，将外撻。外内鞮者，道德不能持，而况放道而行者乎。 召其所好，欲求其是也。去其所恶，欲离其非也。有好有恶，其中自惑，故十日自愁。孰哉，孰与熟同，言用功亦久矣。郁郁乎，未宁一之意也。才有所恶则心有所着，故津津然而可见。鞮，以皮束物也。撻，闭门之牡也。二者皆执捉敌束之喻。应物於外，欲自检槐则繁多而不可执捉，外既不定则将反而求之於内，故曰、将内撻；心中之扰扰，欲自检柅则绸缪缠绕而不可执捉，内既不定则又将求之於外。此言学道而不得其要，或欲制之於外，或欲制之於内，皆无下手处。若此者，其在身所有之道德且不能自持守，况欲行道乎。放道而行，言循自然之理而行之也。能循自然而行，此至人之事也。南荣趯曰：里人有病，里人问之，病者能言其病。然其病，病者犹未病也。若趯之闻大道，譬犹饮药以加病也。趯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。老子

曰：卫生之经，能抱一乎，能勿失乎，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，能止乎，能已乎，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，能翛然乎，能侗然乎，能儿子乎。儿子终日嗥而嗑不嘎。和之至也；终日握而手不掣，共其德也；终日视而目不瞬，音舜，偏不在外也。行不知所之，居不知所为，与物委蛇，而同其波，是卫生之经已。病者方病，人有问之能有言其病之状，则是其病犹未甚也。病至於甚则不能言矣。我今欲闻大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处，言蔽惑之甚也。虽有教诲之言，使我愈见惑乱，故曰犹饮药以加病。今皆不敢请教，只愿学卫生之道而已。曳一者，全其纯一也。勿失者，得於天者无所丧失也。无卜筮而知吉凶者，至诚之道可以前知也。能止，能定也。能已，即释氏所谓大休歇也。合诸人而求己，不务外而务内也。翛然，无所累之貌。侗然，无所知之貌。能儿子乎，不失赤子之心也。嗥，哭也。哑，喉也。嘎，声乾也。赤子嗥啼而声不乾，无容心而不伤其和也。掣，屈不可伸也。人之手久握而不伸，则伸时必有窒碍，小儿则不然者，其自然之性个个如此。共同也。德性也。目视而不瞬，虽视而无所视也，未知外物也，知有外物则为偏矣。喧与瞬同。行不知所之，居不知所为，即言无心也。委蛇，随顺也。或行或居，动而与物随顺。波，流也。同波即与物偕往之意。如此则可以卫生之常，故曰是卫生之经已。南荣趺曰：然则是至人之德已乎。曰：非也。是乃所谓水解冻释者。夫至人者，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，不以人物利害相撓，不相与为怪，不相与为谋，不相与为事。翛然而往，侗然而来，是谓卫生之经已。曰：然则是至乎。曰：未也。吾固告汝曰，能儿子乎。儿子动不知所为，行不知所之，身若槁木之枝，而心若死灰。若是者，祸亦不至，福亦不来，祸福无有，恶有人灾也。趺问卫生之经，求其次者也。及闻老子之言如此之妙，故有至人之德之问。此问自是而老子又曰非也，盖恐其住着於此，又成窠臼，即释氏所谓立处非真是也。冰解冻释。即脱洒自悟之意。相与交食於地，与人同也；交乐乎天，自同乎天也。交，俱也，同也。相撓，相触也。为怪，为异也。不为谋，无计度之心也。不为事，无事事之迹也。又曰是卫生之经已，上言夫至人者，此曰卫生，则所言卫生之道即至人事矣。以此而观，则前面非也两

字，分明不是实话。越既闻此，又曰然则是至乎，意谓此道即至道矣。而老子又曰未也，既曰未也，则当别有话头，却又提起前头能儿子乎之语，则所谓未也亦非实话。祸福无有者，言超出祸福之外也。人灾者，世情之患害也。我既超出祸福之外，则去世远矣，又何有世间之患害乎。曰非也，曰未也，盖不欲与之尽言，使之自悟也。禅宗多用此一解。

宇泰定者，发乎天光，发乎天光者，人见其人，人有修者，乃今有恒；有恒者，人舍之，天助之。人之所舍谓之天民，天之所助谓之天子。学者，学其所不能学也；行者，行其所不能行也；辩者，辩其所不能辩也。知止乎其所不能知，至矣。若有不即是者，天钧败之。自此以下，庄子泛言至理也。宇，胸中也。泰然而定则天光发见，即诚而明也，故曰宇泰定者，发乎天光。天光既发，则人虽见，其为人而已自同於天矣。人有修者，修真之人也，修真之人至於天光既发，则有恒矣。恒，久也，便是至诚悠久也。至诚而至於悠久，则天亦助之，人亦归之。舍，止也，归也。天民，天人也，言非常人也。天子者，天爱之如子也。学行辩，皆有迹者也；所不能学，所不能行，所不能辩，自然者也。人之所知，至其所不能知而止，则为所造之极，故曰至矣。天钧即造化也。有不即是者，不就是也。即，就也。不就是，反是也，反是则失造化自然之理矣。败，失也。备物以将形，藏不虞以生心，敬中以达彼。若是而万恶至者，皆天也，而非人也。不足以滑成，不可内於灵台。灵台者，有持而不知其所持，而不可持者也。备物者，备万物之理也，万物皆备於我也。将形者，顺其生之自然也。不虞，不计度，不思虑也。退藏於不思虑之地，而其心之应物随时而生，即佛家所谓无所住而生其心也。存於中者敬，则应於外者无不通，即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也。达，通也。彼，在外者也。万恶者，不如意之事也。吾之所造既至於是，而犹有万恶至者，则是天实为之，非人事之失有以致之，又何足以滑我胸中浑成之德，故曰皆天也，而非人也，不足以滑成。灵台，心也。不纳於灵台，外物不入其心也。外物不入其心，所以不滑其成也。有持者，言有所主也。不知其所持者，虽有所主而不知其所主大而化也。不可持者，言有所持守则未化矣。此一句三持字最说得精微，不可草草看过

。 不见其诚己而发，每发而不当，业入而不舍，每更为失。为不善乎显明之中者，人得而诛之；为不善乎幽间之中者，鬼得而诛之。明乎人，明乎鬼者，然后能独行。 此数句又说不善之人，未能成己而有所作为，妄发也。妄发则每事皆不当，业已入於其间，虽知之而不能自舍，此耻过作非者也，更，换也。耻过而作非，每有所更改，转见差错，故曰每更为失。业亦训事，今人曰业已成行，业已如此，便是此业字。如此之人所为既不善矣，非有人诛则有鬼责。言幽明之间，有不可得而逃者。人能知幽明之可畏，则能谨独矣，故曰明乎人，明乎鬼，然后能独行。此即莫见乎亿，莫显乎微，是以君子慎其独也。独行即慎独也。似此数语，入之经书亦得。 券内者，行乎无名；券外者，志乎期费。行乎无名者，唯庸有光；志乎期费者，唯贾人也，人见其跂，犹之魁然。与物穷者，物入焉；与物且者，其身之不能容，焉能容人。不能容人者无亲，无亲者尽人。 券内者，所求在我之分内也，即孟子所谓求则得之，求在内者也。无名者，人无得而名也。券外，求在外者也。务外之人志之所期，不过为费用之资耳，言求以自利也。唯庸有光，充实而有辉光也，庸，常也，光常在也。舍己而求外，志在得利，商贾者之用心也，故曰唯贾人也。跂，高而自立之貌。人见其外，或富或贵，有过於人则以为魁然而可尊，而不知其与物欲相为终始，至於穷尽而后已，是其一身皆没入於物欲之内矣，故曰与物穷，物入焉。且，苟也。逐，逐於物。苟且以求得有，至於丧身而不悔者，故曰与物且者，其身之不能容。身且不能容，於人何有。以其不能容人之心，及其甚者，则亲戚骨肉皆疏弃矣，故曰不能容人者无亲。人而无亲而人道绝矣，故曰无亲者尽人。尽，绝也。看此数句，庄子如何不理睬世法。 兵莫憊于志，镞为下；寇莫大於阴阳，无所逃於天地之间。非阴阳贼之，心则使之也。 志者，心有所着也。心有所着皆能自伤，人之自害莫憊於此，志尤甚於兵之镞，故曰兵莫憊于志，镞为下。阴阳之气皆能伤人，犹寇也，然此心若平和则阴阳岂能为害，故曰非阴阳贼之，心则使之。即所谓其热焦火，其寒凝冰是也。此两句极佳，在心学工夫，此语最切。 道通，其分也，其成也毁也。所恶乎分者，其分也以备；所以恶乎备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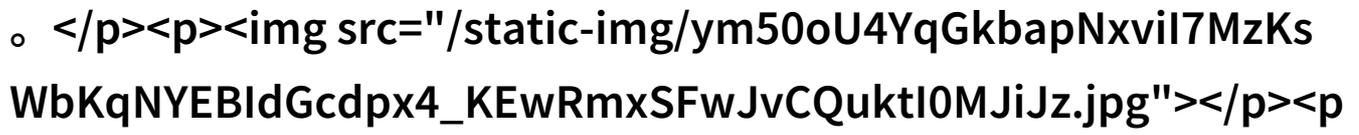
，其有以备。成毁二事，分而为二，以道观之，一而已矣。故曰道通，其分也。人心既分彼我，则於其私也必求备，故曰其分也以备。凡有皆归於无，而私於求备者但求其有，知道者恶之，故曰所恶乎备者，其有以备也。故出而不反，见其鬼；出而得是，谓得死。应於外者能反於内，则为德，为德则能神能天。逐乎外而不知反，则沦於鬼趣矣，故曰出而不反，见其鬼。释氏曰，鬼窟裏活计即此是也。无是无非，则此心常生；执是非而不化，则此心为死。出而得是，言役於外而得自是之见者也。齐物曰近死之心，不可复阳，即此意也。灭而有实，鬼之一也。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。实者，天地之间实理也。无心则虚，虚则实。若以私心灭之而以有者为实，则其人与鬼同矣，故曰灭而有实，鬼之一也。鬼趣沦没，皆私心灭理，贪着诸有而不知真空实有者也。人能於有形之中而视之似无形，则见理定矣。象，似也。释氏云但可空诸所有，不可实诸所无，便是此意。出无本，入无窍，有实而无乎处。出，生也，万物之所由始也。未尝无本而不可知，故曰无本。入，死也，万物之所由终也。虽知其所终而不见其所入之处，故曰无窍。实理虽有，而无方所之可求，故曰无乎处。有长而无乎本剽，有所出而无窍者有实。有实而无乎处者，宇也；有长而无本剽者，宙也。有乎生，有乎死，有乎出，有乎入。入出而无见其形，是谓天门。自此以下解上三句也。理在今古，千万年如是，故曰有长。然而不见其始终，故曰无乎本剽。本，始也，剽，末也，终也。老子曰虚而不屈，动而愈出，虽出者不穷而不可屈。其窍虚也，虚乃所以为实，故曰有所出而无窍者有实。出入，一也。此解入字却曰所出，可见其意。宇，四方上下也。道无定所，四方上下皆是也，故曰宇。即鸢飞于天，鱼跃于渊，言其上下察也。古往今来曰宙，道之往来千万年而常如是者，即宙也。生，出也；死，入也。生死出入皆有所自而无形可见，此造化之妙也。天门即造化也，自然也。因言出入，故下门字。天门者，无有也，万物出乎无有，有不能以有为有，必出乎无有，而无有一无有。圣人藏乎是。有不生於有而生於无，故曰有不能以有为有，必出於无有。而此无有者，又一无有也，故曰无有一无有。齐物曰，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无也者

，即是此意。藏者，退藏於密也。圣人之心藏於无有，故曰藏乎是。古之人，其知有所至矣。恶乎至。有以为未始有物者，至矣尽矣，弗可以加矣。其次以为有物矣，将以生为丧也，以死为反也，是以分已。其次曰始无有，既而有生，生俄而死，以无有为首，以生为体，以死为尻，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，吾与之为友。是三者虽异，公族也，昭景也，着戴也，甲氏也，着封也，非一也。无物之始，死生终始无分。其次则有死生之名矣。丧，旅寓也。齐物言弱丧而不知归，以生为丧，即寓形宇内之意。以死为反，言归真也。以生为寄，以死为乐，才有生死之分，便是有物，故曰是以分已。上焉者无物，太极之初也。次焉者有物，阴阳既分也。又其次者曰有生，有生则有我矣，虽知有我，犹以死生有无为一，是知其分而又知其不分者也。三者虽有次第而皆未离於道，譬如公族，分而为三，姓则同也。昭氏景氏，以有职任而着也；甲氏，以有封邑而着也。戴，任也，任职也。昭景甲虽非一氏，而皆楚国之公族也。上言三者虽异，同乎公族，却於四也字之下，以非一也结之，就上生下，绝而不绝之体，此皆文字妙处。有生，黷户灭反也，披然曰移是。尝言移是，非所言也。虽然，不可知者也。黷，廛也，釜底黑也，亦疵病也，喻气之凝聚也。天地之气聚而为人，元气之病也。前言生者暗噫气也，与此意同。人之生也，同是此气，而强自分别，故曰披然。披者，分也。既有分别，则各私其私，既私其私，则各是其是，而所谓是者移矣。移，不定也。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，移也。其意只与齐物论同，而又撰出移是两字。非所言者，谓不当言也。谓移是之说，在人皆不当言，言之皆为私也。人虽各有一是，而其所是者不定，故曰虽然，不可知者也。腊者之有媿音吡胲古来反，可散而不可散也。腊，祭也。媿，牛百叶也。胲，足指也。牲之一体也。方祭之时，既杀此牲，其四体与五脏皆散而置列俎之间，谓之散则所祭之牲本只是一物，谓之不可散则五脏四体已分於鼎俎矣。譬犹人之所谓是者，移而无定也。五脏只是百叶，四体只举胲，文法也。观室者周於寝庙，又适其偃焉，为是举移是。一室之中有寝有庙，又有偃息之所在，在不同谓之寝，谓之庙，谓之偃，则同乎一室谓之室，则又有寝庙偃之异名

。亦犹移是之不可定也。此两句即移是之喻也。举，皆也。以腊祭与室而观，则其所为是者皆移易而不可定之是也，故曰为是举移是。请尝言移是。是以生为本，以知为师，因以乘是非，果有名实，因以己为质，使人以为己节，因以死偿节。若然者，以用为知，以不用为愚，以彻为名，以穷为辱。移是，今之人也，是蝮与鸢鸠同於同也。上面既结一结，又提起移是字再说。是以生为本，言既有是字，则以生者为本。以其所知之智为师，因此而后以是非相乘，孰为名乎，孰为实乎，故曰果有名实。曰果有者，言其非必有也。质，本也。因吾一己之师以此为本，而欲人皆听己之节度，故曰因以为己质，使人以为己节。惟其因此自私，是非之争虽以死偿之而亦甘心焉，故曰因以死偿节。下节字因上节字而生也，唯其如此，故於用舍穷通之际，有知愚荣辱之分，今世之人皆移是者也，故曰移是，今之人也。彻，通也。蝮与鸢鸠皆同讥大鹏，亦犹移是之人，不知至道之士而非笑之，其见识与蝮鸠同矣。蝮与鸠同，人又与蝮鸠同，故曰同於同也。此鼓舞之文。蹶市人之足则辞以放骛，兄则以姬，大亲则已矣。故曰：至礼有不人，至义不物，至知不谋，至仁无亲，至信辟金。此数行又别一项说话。与市人行而蹶踏其足，则必以放傲自责而辞谢之，恐其怒也。若兄跟弟之足，则姬翎之而已，又无所辞谢，盖其情亲不待谢也。大亲，父母也。若父母而踏其子之足，则并与姬翎亦无之矣，情亲之至，自相孚也。至礼有不人，谓礼之至者，无人己之分，忘其揖逊也。至义不物，谓义之至者，不待物物而度其宜也。至知不谋，无容於谋度也。至仁无亲者，言不见其相爱之迹也。至信辟金者，言不待以金宝为质也。辟音屏，除也。蹶足之喻，为下面礼义五者设也。彻志之勃，解心之谬，去德之累，达道之塞。贵富显严名利六者，勃志也；容动色理气意六者，谬心也；恶欲喜怒哀乐六者，累德也。去就取与知能六者，塞道也。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，正则静，静则明，明则虚，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。彻与撒同，解释也。显，华显也。严，威严也。勃志，言六者能悖乱其志也。动，举动也。理，辞理也。谬心者，言六者能绸缪牵系其心也。累德者，情胜则累其自得之真也。知，心知也。能，才能也。塞道，障道也。荡，荡乱

也。去此勃志谬心累德塞道四者之六害，则胸中不为之荡乱，此教人下工夫处也。道者，德之钦也；生者，德之光也；性者，生之质也。性之动谓之为，为之伪谓之失。知者，接也；知者，谟也。知者之所不知，犹睨也。动以不得已之谓德，动无非我之谓治，名相反而实相顺也。钦，持守而恭敬也。生，德之发见者也，发见则有光华矣。性，在我者也。质，本然也。性之动而后有为，有为而流於人伪则为性之失。接，应也。谟，谋也。应接而至於有谋虑，皆性中之知也。此处字义与语孟不同，以庄子读庄子可也，不可自拘泥。婴儿之视而无所视曰睨，知者以其所不知而为知，亦犹婴儿之睨也。此即智者行其所无事文意。凡所动用皆以不得已为之，则谓之德，即忘我也，於忘我之中而又无非我，此即形中之不形，不形中之形也。治，安也，物不能乱之谓治。曰德曰治，曰不得已，曰无非我，名虽相反而其实未尝不相顺，此又是一般说话。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无己誉，圣人工乎天而拙乎人。夫工乎天而很乎人者，唯全人能之。唯虫能虫，唯虫能天。全人恶天，恶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。微，妙也。射之中至於微妙，故曰中微。羿之不能使人无己誉，亦犹圣人不能逃天下之名也。工乎天者，尽天道也。很乎人，能自晦於人也。很音良，善也，能也。全人者，全德之人也。虫，鸟兽百物之总名也。物物虽微，皆有得诸天者，如能飞能走，能啼能喷，能鸣能跃，皆能遂其天性，故曰能虫能天。谓之全人则不以天自名矣。有天之名，则有人之名，故曰全人恶天。恶者，不乐有其名也。在人而有天人之分，吾已恶之，而况我自分别天人乎，故曰恶人之天，而况吾天乎人乎。唯虫能虫，唯虫能天，此八字极妙。一雀适羿，羿必得之，威也。以天下为之笼，则雀无所逃。是故汤以庖人笼伊尹，泰穆公以五羊之皮笼百里奚。是故非以其所好笼之而可得者，无有也。介者搆敕纸反画，外非誉也；胥靡登高而不惧，遗死生也。羿之射见雀必得，雀亦畏之，猿见养由基抱树而啼，即此意也。以天下为笼，则雀皆在笼之中，不待射之矣。主意不在羿，只引生下句而已。此意盖谓人有所好恶则必为好恶所迷，伊尹、百里奚，亦因其所好而为人所笼耳。我若无所好，则超出乎万物之外，谁得而笼之。介者，兀者也。画，华饰

之服也。搆，撻去之也。其足既兀，华饰何足为美。盖其心於毁誉弃外之矣，故曰外非誉也。非，毁也。胥靡，城旦春之人也。彼为罪人，不爱其身，故登高而不惧。此心无所爱则无所着之喻。夫复諳不馈而忘人#1，因以为天人矣。复，反复也，犹易之反复道也。諳，习熟也。不馈者，不以遗予於人也，言此道在己，不是卖货，但知为己而无为人之心，则忘人矣。忘人则在我者纯乎天矣，故曰天人。諳与习同。徐无鬼篇有曰，我必卖之，彼故鬻之。观此可知不馈之意。故敬之而不喜，侮之而不怒者，唯同乎天和者为然。出怒不怒，则怒出於不怒矣；出为无为，则为出於无为矣。欲静则平气，欲神则顺心，有为也。欲当缘於不得已，不得已之类，圣人之道。敬我亦不以为喜，侮我亦不以为怒，即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也。天和，造物之和气也。同乎天和，与之为一也。怒虽出而不怒，则是其怒者本自不怒，而出自然之怒，非有心之怒也。以此一句喻下一句。至人出而有为，於世无所容心，虽为亦无为也。是其所以为者，本自无为而出，即是无为无不为。又如是变换言句。欲静则必平其气，气不平则不能静矣。欲全其神则必顺其心而无所拂，少动其心则神不全矣。凡有为而欲得其当，则必缘顺，不得已而后起之意。不得已者，无心之应也。应事而无心，则为圣人之道，故曰不得已之类，圣人之道。此篇文字何异於内篇，或曰外篇文粗，内篇文精，误矣。 #1明本『忘人』下有『忘人』二字。



[下载本文pdf文件](/pdf/213-南华真经口义卷之二十四.pdf)